

前言

“绿色地球网络”(GEN)在中国山西省大同市的农村开展绿化合作活动始于1992年1月。从那时开始,已经过去整整11年了。

其年6月,地球高峰会议预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,地球环境问题正值极受瞩目时期。

我们之所以选择中国,也是由于开创期的成员大多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中国在此10年前开始改革开放、经济建设,与此同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,而且日趋严重。但是当时,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,对中国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。因此,我们想通过具体的合作项目来探讨、改善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方式,在加强相互理解方面发挥作用。

筹备工作其实很简单,只要召集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可开始运作。但是,如何持之以恒继续下去,却非易事。

开始之前,犹如站在360度的大地上,无论哪个方向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。但是,当你一旦决定了其中的一个方向后,就必须舍弃其他的道路。在无限的可能性中,只能选择有限的、而且起点很低的项目。结果,创始人中有的认为定位不合己意,先后有人退出去了。

在中国的现场,也是苦劳不断。虽说都是中国,但是像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沿海城市和内陆地区的农村,情况却有着天壤之别。走马观花和实际运作又是相差甚远。面对一贫如洗的状况和诸多诱发贫困的现实,只有向前,毫无退路。

最初,一位相处二十多年并且了解日本情况的中国好友对我提出了忠告:“作为一个日本人,如果要在中国的农村开展你的事业,那么请你切记五个‘不’字。‘不急躁,不着慌,不指望,不傲慢,不气馁。’”。

去过几次大同之后，当我把自己在农村的所见所闻告诉那位好友时，他说：“此话出自你口，那我相信。但是，这些话如果出自别的日本人之口，我只能认为日本人还在说中国的坏话。”也许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在暗示我，到处说这些话是不友好的，不合时宜的。沿海城市和内陆农村相差之大，由此可知。

从北京站乘坐夜班火车，翌日一早天还未亮便抵大同。乘车前，我警告自己：“要注意，前方是不同的社会，不同的国度，不同的宇宙。无论发生什么事，你都要控制住自己”。如果不注意提醒自己，很难说在哪个当口就会爆发出来。食不果腹的农村和飞速发展的北京相比，差别实在太大了。

在经过几次往返中国与日本后，我明白了：中国是大陆，日本是岛国。因为是大陆，所以无论什么事，都会超过岛国的想像。

特别在人的大气上，两者形成鲜明对比。

我们的绿化合作项目尽管在初期遇到了诸多困难，但是以后逐步走上了正轨。国际合作组织和绿化方面的专家视察了我们的项目，并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中国的领导干部也来到这里，赞扬我们的项目是国际合作宝贵的成功范例。

我们在当地的事业能够发展到今天，都是由于当地中方合作伙伴努力的结果。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时，时常这样想。在日本这样的岛国，已经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物了。但在中国，却有这样的人，尽管人数不很多。

我觉得，对自己的人生来说，和中国人交上了朋友是莫大的收获。如果没有与他（她）们相识的机会，我的人生会变得更贫乏、更平凡、更平庸。

这样的人物、大人物，为数不多。而在大陆中国，却有很多软硬不吃的人，且这种人无处不在，真可谓“遍天下”。

在这一点上，岛国日本没有什么大人物，大家都半斤八两，没有

太大差别。

和中国人打交道，有许多日本人之所以受到耍弄，正是由于他们对于人良莠不齐的这种分布缺乏认识。

大陆中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也超出了我们的理解程度。例如缺水。包括农村在内的大同，人均每年水资源量为 430 立方米，市区是 221 立方米，列为中国“十大缺水城市”之一。国际人口行动标准规定，1700 立方米为“水紧张”；1000 立方米为“缺水”；500 立方米为“严重缺水”，而大同的标准远远超过了“严重缺水”的警戒线。

可是，如此的大同，竟然还是北京、天津等城市和华北粮仓地带的水源地。从日本看北京，是中国发展的象征，而从大同看北京的背影，却是“沙中楼阁”。

从“前言”开始，我就好像在唱低调。不过最后的判断还是交给读者，因此从现在开始，我想和大家一起去“另外一个中国”。